

改革 还是改向

GAIGE HAISHI GAIXIANG

刘贻清 / 主编

以孩子的名义
教育起风波

不同国家与地区

社会

向

大众文艺出版社

改革还是改向

主编 刘貽清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还是改向/刘贻清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4

ISBN 7-80094-685-1

I.改…

II.刘…

III.语文课-教学改革-中学-文集

IV.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286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31 千字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4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 价:14.80 元

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

(2000年2月1日)

江泽民

最近,看了两份材料,一份反映浙江省金华市第四中学高二年级一名学生,因忍受不了学习成绩名次和家长的压力,用榔头打死了母亲;另一份反映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中学两名学生因勒索钱财将一同学乱刀砍死。今天的《光明日报》还报道,河南省安阳市一学生家长,因自己的儿子没有被评上“三好学生”和当上少先队大队长,带人把班主任给打了。这样的材料,以前也看到一些,确实触目惊心,引起了我的深思。正确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使他们能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一个关系我国教育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我们常委同志和有关的负责同志,都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人民教育,花了很大精力,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巨大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解放前,我国大约有四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是文盲,受教育的人数很少。现在,我国人口已经达到了十二亿五千万,在校受教育的人数为二亿四千万。这个成就是了不起的。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水

平,不仅要加强对学生的文化知识教育,而且要切实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老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教好书,还要育好人,各个方面都要为人师表。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不只是学校和教育部门的事,家庭、社会各个方面都要一起来关心和支持。只有加强综合管理,多管齐下,形成一种有利于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年轻一代才能茁壮成长起来。

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生活条件也好了,家长有“望子成龙”的心情,希望子女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也是自然的。我们的学校、教育部门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部门,都要注意做工作,把家长希望子女成才的迫切愿望、教师教书育人的心情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全面提高青少年的素质。千万不能由于对这些问题处理不当,引发一些消极的甚至反面的后果来。现在一些学生负担很重,结果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这不利于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还有一些学校和地方,对学生的知识教育和学校的设施建设抓得比较紧,而对学生的思想品德、纪律法制教育,对学生在校外活动的情况,抓得比较松,有些学生社会上接受了不良影响,有的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些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对学生的教育工作特别是思想品德教育、纪律法制教育,校内校外,课内课外,都要抓紧,一点放松不得。

学校与家庭要求和鼓励青少年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是对的,不经过艰苦的学习和锻炼,年轻人是很难成长起来的,但一定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教育方法。古时候,有刺

股悬梁、穿壁引光、积雪囊萤、燃糠自照等勤奋好学的故事,主要是要教育青少年树立好学上进的志向。如果方法不对或不适当,也会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这方面的教训不少,要引以为戒。不能整天把青少年禁锢在书本上和屋子里,要让他们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打开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社会经验。学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园地,教育是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在我们的国家里,各级各类学校,都要认真贯彻执行教育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在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复杂环境里,坚持这样的教育方针是极为重要的。

现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很快,去年高校招生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但我们国家人口多,人人都上大学仍是不现实的。也不是只有上了大学,才能成为人才。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封建时代,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说法。这里面有着封建主义的思想糟粕和经济社会不发展的局限性。今天不能再这样去考虑问题。二十一世纪,我国既需要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也仍然需要发展各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是多样化的。这是我国的国情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年轻一代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只要他们有为祖国、为人民贡献青春的志向,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去,认真学习和掌握实践知识与技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祖国和人民,就一定能够成长为有用之才。学校接受的还只是基本教育,尽管这个基

本教育十分重要,但毕竟不是人生所受教育的全部,做到老学到老,人才的成长最终要在社会的伟大实践和自身的不断努力中来实现。这个观点,要好好地在全社会进行宣传。

我所以说教育是个系统工程,就是说对教育事业,全社会都要来关心和支持。尤其是要加强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项工作不仅教育部门要做,宣传思想部门、政法部门以及其他部门都要做,全党、全社会都要来做。学校和学生中一定要发扬正气,绝不能让歪风邪气抬头。对学生中发生的不良行为,要加强思想教育,对违法行为,一定要依法严肃处理,千万不能姑息养奸。近期,对于一些学校内和周围社会治安情况不好的状况,要集中治理一下。对于学生中存在的歪风邪气,学校和有关部门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并要加强对学生家长的工作。要经常地在学生中开展纪律法制教育,增强他们的纪律法制观念,使他们懂得遵纪守法的道理。要切实保证学生有一个安静、和谐、健康的学习环境。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是应该做到的,也必须做到。

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同志,要高度重视教育和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工作。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同时要切实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否则经济建设最终也搞不上去。总之,抓好教育和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工作,直接关系到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大家都要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问题,开展工作。

(原载《求是》杂志 2000 年第 5 期)

目 录

1. 中学语文教育起风波
——由《星星》诗刊与钱理群等人挑起的争鸣 …… 柳从厚/1
2. 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 艾 农/12
3. “毫无自私自利之心”赞 …… 刘 征/27
4. 以孩子的名义
——读《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有感 …… 沙 蕙/32
5. 坚持教育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中的谬论 …… 江乐山/49
6. 拯救还是戕害
——对《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的审视 …… 凡 佚/60
7. 为了宪法与教育法的尊严
——批判钱理群等人在《审视中学语文教育》
中的谬论 …… 宏羊父/76
8. 评中学语文教科书事件 …… 金绍任/87
9. 语文教育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 …… 钟易之/108
10. 一个“退役老兵”的不吐不快之言
——读《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有感 …… 刘贻清/118

- 11.《审视》将中学语文教育引向何处 马开叔/132
12. 用什么思想来占领大学课堂
——评钱理群“北京大学讲演录” 毕卫国/145
13. 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
——读《陈年皇历看不得》有感 诸葛师申/153
14. 什么是真善美? 什么是假恶丑? 熊光明/158
15. 也说“陈年皇历”与“滴水不沾” 苗得雨/163
16. 读毛翰《陈年皇历年看不得》有感 胡 笳/166
17. “轻薄为文”的典型
——评《星星》诗刊有关“中国诗歌教材
的讨论”文章 金绍任/170
18. 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并中国作家权益
保障委员会的信 柯 岩/185
- 19.《星星》诗刊编辑部致中国作家权益
保障委员会的复信 《星星》诗刊编辑部/187
20. 致《星星》主编杨牧的公开信 柯 岩/189
21. 文过饰非 矛盾百出
——读《星星》诗刊主编杨牧的《答记者问》 苛 麦/198
22. 霜叶红于二月花
——重读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 蓝 青/202
23. 不废江河万古流
——关于“中国诗歌教材讨论”的议论 刘 章/207
24. 危言与狂言:世纪之交的浮嚣
——新诗“教材风”杂感 沙无黉/210
25. 论诗坛怪相 余之思/214

26. 诗论“三失”	
——在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全体会上的 书面发言	丁国成/217
27. 新诗光芒谁能泯灭?	
——从“诗歌美育”的争论想到的	胡士宗/220
28. 评近两年的历史虚无主义批评	李 伦/224
29. 新诗传统不容否定	郭久麟/241
30. 一堆泡沫的破灭	
——读《星星》诗刊《太阳说:来,朝前走》	艾 芝/244
31. 语文教育的思想性不容否定	敖 忠/251
32. 我的一点意见	蒋 维/254
33. 净化我们的诗评	周邦宁/256
34. 我对这场争论的看法	陆 荣/259
35. 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学思潮	冉 庄/262
36. 对“何其相似”冤案的群众判决	
——群众把《星星》诗刊和毛翰们推上了 被告席	何 之/265
37. 否定老一辈诗人就是否定了—一个时代	贾 漫/273
38. 核心是否定新诗六十年的成就	穆 仁/275
39. 全盘否定,办不到!	叶知秋/277
40. 这是一种“攻击”	穆 仁/279
41.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赵卫东/281
42. 大家谈	历凯腾 邵浩 金蜂/283
43. 后记	/286

中学语文教育起风波

——由《星星》诗刊与钱理群等人挑起的争鸣

柳从厚

—

关于中学语文教育的争论,最早起自《北京文学》。该刊于1997年第11期在“世纪观察·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的栏目标题下发表了邹敬之的《女儿的作业》、王丽的《中学语文教学手记》、薛毅的《文学教育的悲哀》三篇文章。“编者按”说:“‘文学教育’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受到来自各方的质疑……中小学语文课,已成为孩子们日益沉重的负担。”1997年11月19日,《文艺报》发表铁寒的文章《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北京文学〉观察·忧思中学语文教育》,并配发北童的文章《给孩子们讲个故事》。12月13日,《文艺报》又发表该报记者梁仁的消息,《应试应试应到何时?中学语文教育议论纷纷》,介绍了《北京文学》召开的“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研讨会,说20位与会者“无一例外地认为目前中小学语文教育方式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并已走进死胡同”。同时发表吴维的《我不同意这样评价中学语文教育》。文章指出:中学语文教学的问题是“个别的,极少量的”,“因此在整体上怀疑、非议语文教学则未免失之偏颇了”。

二

从1999年第1期始,《星星》诗刊以大量的篇幅,向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诗歌发难。

“编者按”说:“严重滞后的中国新诗教育,使中国社会失去了与其思想、经济发展同步的审美机遇……这真是诗歌的自我封闭!”

杨然说:“一代又一代中学生,老是吟着‘床前明月光’,老是叫着‘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对诗的认识与理解老是停留在五六十年代,太平面化,太表层化,终不是个办法。对现代诗的深刻内涵,无法进入,摇头叹气,怎么行!”(《呼吁调整教科书中的诗歌教材》见第1期)

林文洵说:“那不多的几首新诗中,不客气地说,却大都是一些次品,甚至是注定将被岁月淘汰掉随风而去的枯叶。譬如所选贺敬之、田间、公刘的那几首诗,能代表世纪新诗的水平吗?货比货,差之远矣。而艾青的《致乌兰诺娃》选得更叫糟糕,莫名其妙”,“面对这老掉牙的课本,扭曲变形的课本,我们能说什么好呢?我只能说:青春缺席。”(《青春缺席》,见第2期)

毛翰说:“教科书对文学作品的遴选,实际上一直有一种倾向,就是重思想教化,轻艺术质地。然而,何谓作品的思想性?思想性也包括几十年无大改观的假大空腔调和粉饰太平吗?也包括在百花凋零、饿殍遍野的1959——1961年仍然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吗?……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无疾而终的年头,祖国怎么还会有笑容?诗人怎么还有如此的好兴致?面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真正的诗人除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除了‘秋风秋雨愁杀人’,难道还能写出别样情怀的诗句?”“还有《周总理,你在哪里?》,此诗也算是以思想性取胜了,可是其

艺术成色究竟如何？其艺术构思到底有几分创意？我也一直不想说。《诗刊》1963年12月号发表的诗人王洪涛的《莉莉——写给在抗战中牺牲的小女儿》，可能早已注意到了：“……我跨过千座高山，叩问每一块岩石：/你说！你说！/我的莉莉，她在哪里？……”“试对着1997年版的‘我们对着高山喊：/周总理——/山谷回音：/他刚刚离去……’说抄袭刻薄了，有失厚道，但英雄所见略同，‘同’到如此程度，作者和教科书的编者总该有个说法吧。”（《陈年皇历看不得》，见第4期）

聂作平说：“那些有权编辑语文教材的先生，真不知他们是读不懂现代诗还是读懂了也不愿意承认现代诗，总是要像前朝遗老一样抱着旧有的标准和旧有的尺度不放。他们一固执，中国诗歌就倒霉了：如果每个中学生都已被教导得认为诗歌就是《假如我不去打仗》，就是《雷锋之歌》，就是《为少男少女歌唱》，你还指望他们成为聂鲁达与庞德的知音、埃利蒂斯与艾略特的读者么？你还指望十年后仍有人读现代诗么？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诗正在断子绝孙。”（《我也说几句》，见第5期）

邹建军说：“臧克家的《有的人》，基本上空洞的议论。再如《回延安》，基本上是一种喃喃自语，诗美不丰足。究竟是以反映‘革命精神’为着眼点，还是以艺术至上为出发点？……这在以中国少年为对象的中小学教材里，就需要讨论。”（《调整语文教科书中的诗歌部分很有必要》，见第10期）

陈良运说：“有个进入大学的新生向我谈起《回延安》，他说：诗人果然是那样的‘心口莫要那么厉害地跳’吗？心脏病！我与妈妈离别十年也不会犯这种心脏病。”“发表于大跃进时代（1958年）的《三门峡——梳妆台》照选不误，并在诗前的提示中大加赞扬。编辑思想之迂腐，令人扼腕而叹。”（《“诗歌美育”续议》，见第10期）

毛翰说：“解构的目的在于重建，除旧的目的在于布新，陈年皇历是看不得的，重编语文教材新诗篇目势在必行。”（《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见第10期）

女岛说：“我们天天说：读书啊，读书啊，却从不怀疑几代人正被同一本教材嘲弄：九十年代末的孩子从四十年代的《假如我不去打仗》中寻找诗情画意，四五十人道貌岸然地齐诵臧克家的《有的人》，还要几十遍地抄写贺敬之的不土不洋的信天游。这就是我们的教科书，口号式的短句，耶稣化的语气，四书五经般的面孔，一颗又一颗童心永远要被照本宣科的声音覆盖着，被酸溜溜的大话假话空话腐蚀着。”（《诗歌教育与新诗危机》，见第11期）

针对这些言论，一些报刊发表文章予以反驳。

余之思说：“在《星星》上挥舞的棍棒似乎比较具体地展示了‘先锋’们的理论水平”，他们祭起来攻击别人的法宝无非三个，一是过时论，二是失真论，三是审美论，“以上三个法宝全是旧货色，算不得什么发明。《星星》诗刊的折腾，原不过‘旧货新摊’而已。教材随时代的进步、社会的需要予以必要的调整，是正常的规律，但我国教材的调整方针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不能相反。”（《论诗坛怪相》，见《重庆晚报》1999年12月12日）

苗得雨说：“文学艺术的东西，它的价值是超越时空的，只要是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与生活的真善美的反映，只要是符合艺术规律的要求产生的，就有了超越时代的生命力，也就有了独立存在、不可取代也无可取代的位置。对文学提出什么‘陈年皇历看不得’是十分错误的。‘皇历’看得看不得，不在‘陈’不‘陈’。在外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作家如莎士比亚等等的‘陈年皇历’可谓陈之又陈，却是世界文学之宝”。被《星星》批评的“那些作者在写那些诗时，年龄大都并不比今天一些青年诗人老，他们诗中的精神也至今

仍是‘青年’。在我们的课本中,‘青春’没有‘缺席’。新的‘青春’也还会入席,同样也需要教育部门和有关部门进行严选,不是随便什么作品都可以入课本的。”“像 1999 年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那愤怒的吼声来自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正义的人们。对这种惊动全国全民族全世界的大事,有的诗人和刊物表现出的冷漠,让人不解……有着这样的冷漠,我想,如再出现当年全民族的抗日战争那样的事,不知还能产生像唤起人们起来战斗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和振奋人心的《黄河大合唱》那样众多的作品来吗?那些诗,只有那个时代的擂鼓者才能写出来。”(《也说“陈年皇历”与“滴水不沾”》,见《华夏诗报》1999 年 10 月号)

叶知秋说:“毛翰先生还对《桂林山水歌》攻其一点(只此一‘点’,也是毫无道理的),否定全诗,对《周总理,你在哪里?》则离开了正常的文艺批评,而近乎诬陷了。他完全无视这两首佳作出色的艺术创造,无视它们曾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和教育作用,这种背离人民群众对诗歌的欣赏爱好和审美情趣的做法,在广大的读者中是通不过的!由此,我想到诸如毛翰先生那样十分偏颇,以我划线,无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妄图以此打倒老的,为新的什么‘先锋’开路。”(《全盘否定办不到!》,《华夏时报》1999 年 10 月号)

熊光明说:“毛翰又断言《周总理,你在哪里?》是‘抄袭’王洪涛 1963 年的旧作《莉莉》,这真叫人不知说什么好了。王安石有‘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名句。然而先于王安石,丘为有‘春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题农户庐舍》),李白有‘东风已绿瀛洲草’(《侍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啭歌》)。按照毛先生的逻辑,王安石也是‘抄袭’诗人?”“众所周知,九十年代是中国新潮派‘诗人’和‘诗歌’日益贫困化的十年。他们没得市场。有人说他们是‘城市最大的懒

汉’，‘用墨水污染土地’的人，喊出了‘饿死诗人’的口号。1998年夏天，他们在官办诗刊上为奋战三江的亿万军民写过诗、鼓过劲吗？今年5月，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包括台湾省在内的我国各族人民纷纷抗议‘北约’侵略集团炸毁我驻南使馆，造成人员重大伤亡的恶性事件，他们吭过一声吗？试问，他们以卑下代替崇高的所谓诗作怎么可以为人师表呢？”（《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见《中流》1999年第11期）

诸葛师申说：毛翰先生对《桂林山水歌》“在艺术上挑不出什么，却横杀一枪，指责作者不该在灾荒年代写这首歌颂漓江山水美的诗，因为是1959年写的，所以要不得，看不得。一贯反对政治标准第一的毛先生，此刻又完全相反，用他的政治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作品了。其实，这是毫无道理的，唐宋以来不少歌咏自然美的山水诗，都写于荒年乱世。毛泽东的《长征》，过雪山草地，饿死、冻死、战死了多少红军，毛泽东没有凄凄切切，‘愁眉紧锁，默然垂泪！’而写下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革命者有革命者的情怀，在极端困难时，也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三年困难时期确实问题不少，但也不是毛先生所夸大的那么一团漆黑……不管毛先生怎么糟践，抹杀不了桂林山水美。”（《不废江河万古流》，见《中流》1999年第11期）

金绍任说：“我从60年代起，曾长时间在桂林学习和工作，加上酷爱诗歌，使我分外注意一切有关桂林的诗文佳作。迄今为止，在已发现的所有写桂林的诗中，《桂林山水歌》无可争议地位居第一。桂林人民经过公议，将《桂林山水歌》刻于石上，立起了一块诗碑。新诗获此殊荣是罕见的。”（《“轻薄为文”的典型》，《华夏诗报》2000年1月号）

刘章说：“如果说，有的人是为了出名，故作惊人之语（时下很

有一些人是这样),就那么轻率地否定名篇,实在让人遗憾”,“必须让我们下一代知道,我们的诗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应该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绝不可无。我也注意到,在诗歌中,也有一些孩子的声音,作为编教材的要听取,要研究,但不能完全投其所好。教材要引导下一代,而不是下一代定教材。例如,最近的写清王朝的电视剧,尤其是《还珠格格》,很是征服了历史知识不多、文化不高的很多中国人和孩子们,如果任其泛滥,不加引导,让下一代觉得‘满清’好得很,有一天推翻共和国建立‘后清’,岂不是民族的大大灾难?”(《不废江河万古流》,见《新国风》创刊号)

三

1999年4月,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审视中学语文教育》(孔庆东、摩罗、余杰主编)一书。在这本书里,钱理群、摩罗、余杰等人不仅对中学语文教育提出了质疑,也对共和国五十年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进行了否定。

钱理群等人说:“长期以来我们竟然没有哲学课,从小学到大学,一直用‘马列’这么一个具体的学派代替哲学。事实上马列也给我们阉割成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话语,而不是什么哲学……我记得在俄罗斯帝国最严峻的时期,即尼古拉一世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曾经由一个将军来主管教育,停止哲学课达25年,但在25年之后还是恢复了。可我们失去哲学课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到哪一天恢复,目前还是一个遥遥无期的事。

“我对这个民族的精神状态的评价是非常低调的……我们精神上的这种荒芜状态,当然跟半个世纪以来的严酷历史有关。

“大多数人都只能遵循古老的活命哲学,在各种肮脏缝隙中卑屈地生存。这种恶劣的生存使每个人都受到严重的伤害,人们一